

經部

周禮註疏删翼卷二十

明　王志長　撰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註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縣鄙鄉遂之屬鄭司農云版名籍

王氏曰羣臣之版謂書其名於版也治其政令即損

益之數與辨其年歲貴賤之等是也損益謂黜陟也有損有益則有登有下其數有多少也辨其年則以知其齒之壯老辨其歲則以知其任之久近貴若大夫以上賤若士以下邦國謂諸侯都謂大都小都家家邑也縣鄙六遂也言六遂以見六鄉卿大夫士謂正臣及諸侯之臣與莅都邑者也庶子者卿大夫之庶子未命者也其適子已命者則為士

以詔王治註告王所當進退

劉氏曰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矣此又詔王治者太宰詔之於職事之終也司士詔之於論定之始也

以德詔爵以功詔禄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註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者既爵乃禄之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

疏六德六行為賢六藝為能奠定也○浚儀王氏曰

漢志先王之制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覩化焉八嵗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嵗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太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又曰典通鄉老鄉大夫舉賢能而賓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大宰詔廢

置而持其柄内史賛予奪而貳其中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漢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有常侍曹主公卿事又有二千石曹掌郡國二千石後漢改為吏曹主選舉祠祀尚書令總之後又為選部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事○又曰裴子野曰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然後為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

一人之身所閱者衆一賢之集其課也詳故官得其才魏晉易是所失弘多萬品千羣俄折於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吏曹按閥閱而選舉不遑訪採於鄉邑○又曰王者各有所貴堯舜貴道德夏貴功商貴老周貴同姓秦貴法吏西漢貴才謀東漢貴經術魏貴文章晉貴名理周隋貴氏族觀其所貴知治體之優劣然最無謂者其氏族乎○陳氏曰古之六卿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辦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教

司馬掌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兵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司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此司馬辨論官材之謂也○東萊呂氏曰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徭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一人之身未入仕前與既入仕後凡

經七級然後得禄漢唐以後大抵自重而漸輕自綫而漸速○雜說爵禄事皆稱詔獨其食不言詔者則知爵禄事皆有去取進退唯上之特命而奠食乃其常俸所當得之稍食故不言詔也言久者計其歲月之久所當食之俸若書稱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位事唯能得此理矣○雜說司士掌羣臣之版則官悉隷焉有德者始詔以爵有功者唯詔以禄有能者始詔以事後世但以官府煩多疑周官不知當時以事之

多寡而損益其員數觀卿士之賢能而爲爵禄之與奪則官不至於冗𠔃可知矣○王氏曰凡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皆所謂爵也自下士視上農夫以至君十卿禄皆所謂禄也事有大小能大者治大能小者治小故以能詔事食有多寡治大者其食多治小者其食寡事成於久然後食可定故以久奠食以德詔爵所以貴之以功詔禄所以富之以能詔事所以任之以久定食所以養之

唯賜無常註賜多少由王不如禄食有常品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註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宫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隷僕

臨川王氏曰所謂治朝也若朝士之位與此不同者

彼外朝之法聽獄弊訟詢衆庶之朝也鄉明以聽天下者王故王南鄉鄉王而答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佐王者也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順王所鄉故南面三公東上則北面以東為右也自孤以上則皆以近尊為上公以下皆言面王獨言鄉不斥其體尊故也

司士擯註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

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註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巡既復位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

疏士入應門即就西方東面位不待王揖大夫以上皆待王揖乃就位也直言孤卿者亦舉輕以明重孤

卿尚特揖明三公亦特揖可知○又曰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諸侯臣少大夫與卿同特揖也○王氏曰孤卿尊故特揖之大夫卑於孤卿故中大夫下大夫各以其等而衆揖之士又卑於大夫故上士中士下士旁三揖焉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則在門左右者皆南面故也○愚按尊君卑臣未有如今日者也闇聲之貴始於嬴秦至後代而逓甚焉夫君臣一體公卿其心膂大夫士其手足外心膂隨手足將以何者

成其為吾體乎豈弟君子遐不作人人才之盛皆人主志氣精神所吹嘘而成者也是故能師臣則可師者至矣能友臣則可友者至矣奴隸役之徘優畜之則奴隸徘優至矣樹人猶樹木也鹵莽植枳棘於庭欲收梗楠梓漆之用勢安可得乎至材不中繩矣不歸而易種謀所以灌藝之術而惟横加斧斤以快其誅鋤尤無益於理亂之數也君驕臣諂世殊時異而三代以後臣品因以日卑職是故耳誠得大有為之

主破錮習而隆下交則帝王之佐當必有彈冠響應者不然自外其心脅自墮其手足以成孤危之勢君亦何利而為此也

大僕前註前正王視朝之位

王入内朝皆退註王入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内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

也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

王氏曰王視事於治朝既畢而入内朝則事官皆退也内朝在路門内亦謂之燕朝○陳氏禮書曰周官大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内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於内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葢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

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大僕掌之
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内朝者玉
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内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
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内朝則有外朝明矣諸侯
内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
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
事於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内朝
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又曰玉藻曰朝辨色始入

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葢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衆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朝而臣先於

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註國中城中

疏卿大夫士總號為士若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王氏曰士治治其進退損益也○或曰士治諸臣

之治蹟美惡

掌擯士者膳其摯註擯士告見初為士者於王也鄭司農云膳其摯者王食其所執羔鴈之贄玄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

䟽士亦是卿大夫士之總號謂初命為卿大夫士執摯見王司士擯相之使得見也

及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灋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註賜爵神惠及下也此所賜王之子姓兄弟祭統曰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疏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者謂羣臣有事於祭祀皆掌其齋戒告令也詔相其法事者謂告語并擯相其行禮之事也及賜爵者謂祭末旅酬無算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皆以昭穆為序也云昭穆明非異姓是同姓可知

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註割牲制體也羞進也

疏制體者若據祭祀則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體其犬豕牛羊之類若據饗則左氏傳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是也

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註作士從謂選可使從於王者

疏此士亦謂卿大夫皆是也○劉氏曰選其行藝而進之以從王也

作士適四方使為介註士使謂自以王命使也介大夫

之介也春秋傳曰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王氏曰使者奉王命而使也為介為之介者○王先生曰上卿使則大夫為之介大夫使則士為之介

大喪作士掌事註事謂奠斂之屬

按士皆槩指羣臣此官所以名司士也

作六軍之士執披註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扶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必當

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戴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

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註官守不可空也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註故非喪則兵災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禄註任其所掌治

王氏曰邦國之士皆命於王故曰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禄○雜說此正稽諸侯貢士之賢

否以行賞罰周禮諸侯貢士一項事别皆不見唯司士此一段與合○尚書大傳諸侯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號曰命諸侯○王氏曰按後漢左雄傳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徒辨論其材此即所謂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禄也○明齋王氏曰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葢自邦君之子與民間俊秀皆在其中賢者或留用

於朝或反其國司士於三歲則稽考諸侯所貢之賢否以行賞罰記所謂進爵絀地也但記專以習射言似於太拘此言稽士任則以其職任而觀之為得其賢否之實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

註鄭司農云國子謂諸侯卿大夫士之子也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官諸子職同文

疏諸庶通名俱訓為衆

玄謂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戒令致於太子之事教治修德學道也位朝位劉氏曰國子之倅謂副貳於其父之職業者也以其將世於仕進則必漸摩以忠義故設庶子之官○芸閣呂氏曰倅者貳也必用國子之倅者葢古之為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

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矣故太子雖未為君也君臣之交際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任使之才已備則先王之慮後世者不為不預矣○王氏曰諸子掌國子之倅而已葢國子之適則為正而其庶之介於適者則謂之倅○王介甫氏曰上文言國子之倅而下言帥國子致於太子則諸子掌國子及其倅

非特倅也○劉氏曰辨其等以其父之爵為之等叙其齒而為之位也○鄭氏曰凡入學以齒

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註軍法百人為卒五人為伍

王氏曰置其有司則若伍之有公司馬卒之有長也

國子屬太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賦之

凡國正弗及

疏上文弗正謂兵賦此云國正謂鄉遂之中所有甸徒力征之等並不及也○王氏曰公卿大夫士則聽於王者也其子則聽於太子者也休戚所以一體而無異慮也○東萊吕氏曰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其學或有大故則使太子帥其餘子在宫中天子同其父御兵於外其子弟佐王之太子守宫於内此見得内外相維持不拔之理如此夫太子素與諸侯之子弟朝夕習熟故後来諸侯之子立為諸侯時事

太子為君此正是封建諸侯之本平日在學時必擇其能為諸侯者則他日立為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如國語宣王欲得國子之能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肅恭明神而敬事耇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王乃命魯孝公於夷宮此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如楚世家曰當周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伋俱事成王此可以見太子素與諸侯子弟相處此其意可

以槩見至春秋鄭太子忽在周亦有此意○李氏曰大哉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興於閭里而又取諸世族彼以父祖富貴宜有報上之心况學習德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任之以金革則與夫干賞蹈利庸徒鬻賣者葢有間矣且太子將為君國子將為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則今日之遊倅未必不為嗣王之將帥也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

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諸侯禮也豈天子之事而有不用力者乎○臨川王氏曰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則是諸子正之太子用之而已○劉氏曰大司馬總六鄉六遂都鄙之師無慮數十萬足以制九州而御四夷而此國有大事則太子得以專將其子弟司馬弗正國正弗及則國之根本不可得而動揺矣聖人防微保邦之意深哉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註正謂體截之

疏按特牲少牢移鼎入陳即有一人鼎中匕出牲體一人在鼎西北面載之於俎是也○劉氏曰諸子學禮樂詩書將世其父而未之用也割牲體羞俎豆則已仕者為之而司士掌之諸子則涖而觀之朝踐而豚解必腥以獻也饋尸而體解必爇以獻也至於犬豕牛羊則升首薦血六牲之體必叙以獻苟失其叙有不中禮則諸子正而叙之故曰正六牲之體習之以其行也

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註位佾處也
某氏曰舞用國子故諸子為正其位授其器也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疏位謂在殯宮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
子為王斬衰與父同故雜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
故也作使也作羣子從使國子從王也○王氏曰國
子亦謂羣子者又以居而衆者名之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

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註遊倅倅之未仕者學太學射射宮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疏大學在國中即夏后氏東序在王宮之左也射宮即國之小學在西郊則虞庠是也王之子得適庶俱在學若羣后畿內諸侯已下則庶子賤不得在學故皆云適子也〇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王氏曰國子之於政事若宿衛固守之屬也○王氏曰存者使之在學而養之也○介甫王氏曰春合諸學則修德學道也秋合諸射則以待兵甲之事也○明齋王氏曰春合諸學學當作樂諸子一歲皆在學中豈獨春而合之春合諸樂即月令季春大合樂也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註羣右戎右齊右道右

鄭氏曰凡御居車前之中便執策控御尊者居左勇士居右王有戎右齊右道右及五路倅車皆有右以捍外衛尊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註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

疏按宣十二年傳云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曰二十五乘為偏以百二十五乘

為伍○王介甫氏曰比其乘者比其乘之馬使齊力屬其右者屬其右之人使同心○郝仲輿氏曰凡車三三為小偏三五為偏五五為大偏是一師二千五百人之車也二偏為卒又謂廣是合二師之車也五偏為伍凡一百二十五乘是萬二千五百人之車也

此謂車之卒伍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註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

長

劉氏曰勇力之士屬焉者習之以五兵而選以為右也○王介甫氏曰先王既合萬民之卒伍以時習之皆使知戰矣又屬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於司右而使掌其政令則軍旅之事有選鋒以待敵齊民得免死焉無事之時武夫皆制於官府無所奮其私鬬矣○劉氏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非特孔子也周公則然矣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註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雖羣行亦有局分

劉氏曰雖趨亦不離其卒伍示衆以嚴肅也〇王氏曰猶詩所謂予曰有先後也

舍則守王閑註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梐枑也

王在國則守王宮註為周衛也

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註非常之難要在門

及葬從遣車而哭註遣車王之魂魄所馮依

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註虎士從使者

劉氏曰士大夫使於四方則以虎士從之護王命也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註不通逢兵寇若泥水奉書徵師役也

疏若兵寇則徵師若泥水則徵役○王氏曰必勇猛有力者然後可以為使○王明齋氏曰書齊侯吕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於南門之外盖以勲戚顯諸侯入為虎賁氏之官虎賁百人即此虎士也舉

之以迎立嗣君職隆任重如此故虎賁一宿列位太微垣而周公之戒成王拳拳於綴衣虎賁與常伯常任準人等重者豈非以其朝夕近侍至尊而非得正人不足養成君德歟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註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下為之帥焉

王氏曰持輪以為安也

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註會同賓客王亦齊服服

衮冕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

郝仲輿氏曰服而趨謂不介胄朝服夾車趨對下文

介為服

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註葛葛絰武士尚輕

疏臣為王貴賤皆斬衰斬衰麻絰至葬乃服葛今王

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

軍旅則介而趨註介被甲

王介甫氏曰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服○劉氏曰既衛王行則從王服吉凶介冑莫不如其所事○浚儀王氏曰帝王之居外則飭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顯至尊務形謹垂法戒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註服衮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縷王旌十二旒兩兩以縷綴連

旁三人持之禮天子旌曳地鄭司農云維持之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註裘冕者亦從尸服也裘大裘也凡尸服卒者之上服從車從尸車

橫渠張氏曰天地山川之類非人鬼者不宜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郝仲輿氏曰按是職本下士披天子衣執旗荷戈以趨於禮何居祀天為尸亦不經○愚按後儒以節服氏掌

王服之中節者掌祭祀朝覲衮冕為句郊祀衮冕為

句常與服相瓣故掌維常之事裘冕以衣尸故又掌

送逆尸二事乃節服兼職也然按書傳大輅圖王在

輅上驂乘者一人步行導前者一人旁行者六人皆

冕服則亦似有説今姑從鄭註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

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註蒙冒也冒熊皮者驚敺疫癘

之鬼如今魌頭也

王氏曰蒙熊皮取其以毅而致果也黄金四目取其視無不見也黄中色金則剛而明剛中而明足以察見隂慝也執戈揚盾致其威也百隸罪隸夷隸之屬時難以時而難也月令於季春之難曰畢春氣仲秋之難曰達秋氣於季冬則命有司大難是也索室以室者隂慝之所藏也

大喪先匶註葬使之道

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註方良罔兩也天子之

榑柏黄腸爲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疏按國語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夔罔兩○劉氏曰

敺罔兩以安王神也○王氏曰凡陰陽之氣初則爲

利功成者退留則爲災月令季春國門之儺曰畢春

氣恐寒氣留也仲秋天子之儺曰達秋氣恐暑氣伏

也季冬大儺辟一歲邪惡之氣此於太虛間不過氣

之宿留者而已留而中於物則爲災爲疫有鬼神焉

居聲氣之間以主之故儺以敺之使蕩而不留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註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王氏曰正王之服則王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正王之位則王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先正王之服位而後出入王之大命則能正位然後能凝命故也

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註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

疏大僕本位在路門之左進前正位訖還退居本位

故云退居路門左也入謂王退入路寢聽事○王先生曰有諸侯之復逆有孤卿之復逆有吏民之復逆皆所以通上下之情諸侯復逆掌之大僕諸臣復逆掌之小臣吏民復逆掌之御僕皆以位之尊卑而爲之次第也若宰夫則有曰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夫復者雖爲諸臣言之而民亦未始不復逆雖爲萬民言之而吏亦未始不逆是以御僕又云諸臣之逆庶民之復是知復逆通上下之辭也○雜説大僕掌傳達

章報而已亦屬於司馬何耶嘗觀秦將軍章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邯遂降楚趙充國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璽書得報自極遠至京師往還纔七日漢果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忌壅蔽有如太僕掌復逆司馬不能令之緩急能無虞乎○王氏曰王眡朝眡治朝也○東萊呂氏曰如漢成帝臨朝尊嚴若神及退朝與張放等所説皆淫僻邪侈之事則侍御僕從之罔非吉士也先王厥旨深哉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註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大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者玄謂窮達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於王遽令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御庶子

直事鼓所者大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

疏後鄭以達窮是朝士者以朝士職有肺石達窮民窮民先在肺石朝士達之乃得擊鼓故本之也御僕云以序守路鼓云御庶子者葢以御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為御庶子總名曰御僕也○臨川王氏曰路鼓四面示欲四方無所不達大寢門之外自外至者莫近焉則欲其聞之速也先言窮之則欲其速達甚

於遠令○愚按建鼓之政賈疏以為即肺石窮民朝

士達之乃得擊鼓予謂非也肺石止為獄訟含冤者

設耳故掌之朝士屬之秋官路鼓所達則凡草澤中

抱漆室杞人之慮者咸得上聞或事關機密不可洩

之外朝故特設於路寢門外而掌之大僕屬之司馬

誠重之也不然既謂達窮遠令而復立之肺石使朝

士又得閱其說焉殊非先王萬里堂階之意矣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贊王牲事註詔告

也牲事殺割匕載之屬

䟽國語云禘郊之事天子必親射牲郊特牲云君肉袒親割敬也易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少牢不親匕下人君故也特牲親匕者士卑不嫌也○臨川王氏曰王之牲事以事鬼神茍外不能治其人内不能正其身雖日用牲祭鬼神猶弗饗也大臣衆矣所與治其人莫尊於太宰近臣衆矣所與正其身莫親於太僕故賛牲事以此兩官

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註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

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

疏大僕在車左不敢使人馭自馭而前驅也若使人

馭馭在中央身無事居左大尊故自馭也知亦有車

右者以車右恐車傾覆備非常雖無尊者亦宜有車

右勇力者也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註王通鼓佐擊其餘面

疏王通鼓者謂王親將軍衆待王擊乃擊之若鼓人

云金鐸通鼓之類也王執路鼓路鼓四面佐擊其餘面也

救日月亦如之註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註戒鼓擊鼓以警衆也鄭司農云窆葬下棺也

縣喪首服之法於宮門註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

疏按小宗伯云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彼云冠専

據男子云衰則兼婦人此云首服明無衰與男子冠故知惟有免髽笄總也但始死將斬衰者男子笄纚深衣婦人麻髽并笄總是以喪服斬衰章云女子子箭笄髽衰三年將齊衰以下者始免男子免婦人布髽也云廣狹長短者鄭注禮記云免蓋象冠廣一寸婦人笄齊衰榛木斬衰箭竹為之也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註王使往也

王燕飲則相其法

疏謂與諸侯燕若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或與羣公燕等皆是其法有主人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洗爵升降之法○王氏曰燕雖以示慈惠其飲無酌數以醉為度然亦有法故太僕相之也

王射則贊弓矢註贊謂授之受之

王眂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註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

疏以路寢燕安之處故謂燕朝又與賓客饗食在廟

燕在寢也宗人嘉事謂冠婚嘉禮之等○陳氏禮書曰王燕朝之位雖掌於太僕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攷文王世子曰公族朝於内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愚按陳氏所謂燕朝以齒者謂王與宗人齒歟

王不眂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註辭謂以王不眂朝之意告之

愚按太僕之正王位與擯相其法儀何容也夫人欲

之慾未嘗不自起居燕閒萌也萌而無以折之則漸謂固然而鉅者靡不決而出矣先王之防之也豫而微微故不勞豫故不覺而正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無不畢舉而坐享其成是故三代以上左右僕從雍容談笑而有餘三代已下法家拂士徵色發聲而不足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註小命時事所敕問也

或曰如尋常傳呼之類

小法儀趨行拱揖之容

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註謂燕居時也

玉藻曰王卒食玄端而居

王之燕出入則前驅註燕出入者今遊於諸觀苑

大祭祀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註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

疏祭祀云小則賓客饗食皆蒙小字饗還為小賓客

者也小賓客謂諸侯遣臣聘問天子者也賓射對大射亦為小也

掌士大夫之弔勞

疏亦王所使也

凡大事佐大僕

王先生曰按夏官大僕小臣之於王天官內小臣內豎之於后其職一也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出入則前驅而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

王出入則前驅是大僕之職與小臣同內豎云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而小臣云掌王之小命是小臣之職與內豎同然大者掌其大小者掌其小此大僕小臣之職所以分也至於內小臣之所掌宜若掌后之小命也乃令曰掌王后之命而其通令凡小事則內豎掌之此以見后之次於王者也況后言命不言大命后雖有好令於卿大夫曾何大命之有是知大命皆出於王也周之時后且不預王之大命況於他人

乎後世至陪臣執國命豈可勝歎哉○雜説周公作立政大抵汲汲於用賢而以虎賁綴衣趣馬攜僕列諸左右常伯三事之下夫常伯三事皆大臣名位尊矣視綴衣攜僕至不等而周公一槩言之何也誠以大臣進見有節敷奏有常人君又見其望高德厚待之尊嚴不敢褻近而朝夕與王燕者則斯人也苟有介直之人列於其間潛移陰化為力甚易不然則誘之失德亦猶以火銷膏而弗覺者故善論治者必本

人主之身而善正其君者必多引善類與之共處推此則天官一官可以見周公格心事業永嘉陳君舉曰凡饔飧田畧薪蒸醫藥之事及酒漿幄帟次舍甚畀冗煩辱也必用命士領於冢宰若夫宿衛非宫正之羣吏則宫伯之士庶子所謂執戈矛立階戺皆冕衣裳者非若後世但以兵衛也書曰在昔文武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由此其選也方周公之教世子也魯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年齊太

公之子伋俱事成王伯禽年伋蓋宿衛國子也它日能為顯諸侯而成王與之處則相觀而善之益多其後詩人刺皇父曰皇父卿士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蹶維趣馬艷妻煽方處以是數人者皆相從於女謁者也由此觀之王之所與燕私得其人則太子見德而成王為賢君不得其人則女謁行而褒姒之禍作自后世子賢否皆係焉而周之興亡從之如之何其可以不謹乎

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註謂王有故不親祭也祭祀有司有事於祭祀者糾謂校録所當共之牲物

劉氏曰王之於祭祀也冢宰正其綱宗伯主其職六官之屬各祗其事先期警戒擇賢執事齋戒滌濯可謂盡其誠敬備乎禮文矣然而具脩之初王不得以躬眡之也乃設祭僕之職專受王命以眡祭祀而警戒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是代王躬眡其事也聖人之

於鬼神盡心如此故以祭則鬼享帝假而受福也

王氏曰祭事甚煩王豈能一一親之特設祭僕六人專董其事百慮不入其中以致其精明之極所以事無失禮也

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於小廟註小廟髙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註玄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

疏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是也○或曰都家三等采地春官都宗人家宗人掌其祭祀之類○按明齋王氏以為諸侯不得祖天子何自有先王之廟葢謂同姓有服之親也都家亦如之者謂古帝王及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皆王所當與祭不與則賜之禽耳唯岐豐舊廟則有之然未詳其祭祀與否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註臣有祭事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展謂録眡其牲體數體數者太牢則以牛

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特牲則以豕左肩五个

疏周人尚右故右胖皆祭以左胖致人祭言太牢天子大夫已上少牢謂天子之士牲皆用前體者前體貴故先用也○王氏曰言展而受之則以胙自外至受而賸王不可以不慎也此又祭僕所以忠於君者如此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註羣吏府史

以下

王介甫氏曰庶民之復即大司寇所謂遠近惸獨老幼欲有復於上者也故大僕言建路鼓以待達窮者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

大祭祀相盥而登註相盥謂奉槃授巾與

劉氏曰小臣掌沃則御僕相盥捧槃授巾也

登為王登牲體於俎特牲饋食禮主人降盥出舉入乃七載

大喪持翣註翣棺飾也持之者夾蜃車

掌王之燕令註燕居時之令

以序守路鼓註序更

王氏曰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以序更守路鼓以待達窮

民與遽令也

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註五寢五廟之寢也周

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

後曰寢

疏爾雅釋宫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長樂陳氏曰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薦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水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先薦寢廟葢有寢者薦於寢無寢者薦於廟非謂薦止於寢也○嚴陵方氏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王介甫氏曰王者七廟而曰五寢者葢二祧將毀先

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鄭氏謂唯祧無寢是也以文武為二祧則誤矣禮記以遠廟為祧當此時文武最為近廟豈宜稱祧又不設寢乎然則二祧其高祖之父與其祖歟○易氏曰成王之時七廟雖立而未備以天子之禮致大享者五后稷為太祖太王為高祖王季為曽祖文王為祖武王為禰此為五廟五寢祭祀脩寢註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

王行洗乘石註鄭司農云乘石王所登以上車之石也

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謂上車所登之石

掌蹕宮中之事

王氏曰修之所以治壞洗之所以治潔蹕之所以備

警

大喪復於小寢大寢註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

曰大寢

周禮註疏刪翼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註疏删翼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任兆炯

周禮註疏删翼卷二十一

明 王志長 撰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註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

疏凡冕制周禮無文叔孫通作漢禮器度取濵予周今還取彼釋之按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

上以玄下以朱覆於冠前低一寸　又云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以低為號也　春秋正義冕俛也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蓋以在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　王氏曰天文南極卑於北極亦因取象也　陳氏曰司服之服六而弁師之冕五者大裘袞衣同冕猶后首服同副也　貴與馬氏曰先儒疑服有六而冕止於五遂謂大裘袞衣二服同

冕然按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王藻天子龍卷以祭家語曰郊之日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脱裘矣服衮以臨燔柴設冕璪十有二旒象天數也陳祥道以為王之祀天内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然則祭天亦服龍衮特内襲大裘而宗廟之祭則龍衮内無裘故以大裘而冕在衮冕之前則大裘衮衣不可分為二服而服與冕皆五未嘗有六服矣鄭氏又謂大裘之冕無旒是以

大裘為一服無旒者為一冕則有六服亦有六冕然冕之無旒者乃一命之服子男之大夫服之其秩至卑以天子祀天之冕而下同子男之大夫可乎其義不通矣　又按明齋王氏云五冕者謂五服之冕非冕有五也故下文述其制皆同則一冕而已愚謂屨人掌服屨之制詳矣豈冕為首服反混焉無别者乎賈公彦云冕名雖同旒數則亦有異誠篤論也總之諸家之論馬氏為覈矣

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註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之繩垂於延之前后各十二所謂邃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葢一寸

疏玉十有二各據一旒而言玉有五色青赤黄白黒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也就成也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也

朱紘以朱組為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

陳氏曰禮記天子為籍冕而朱紘諸侯為籍冕而青紘士冠禮緇衣冠青組纓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葢朱者正陽之色天子以為紘青者少陽之色諸侯以為紘緇者隂之色士以為紘卿大夫弁冕之紘無所經見禮器曰管仲鏤簋朱紘君子以為濫鄭氏謂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理或然也一組繫於左笄遶頤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為飾謂之二紘又曰冕約之以武設之以組貫之以笄固之以紘

繅不言皆有不皆者

疏王之五冕繅則有十二有九有七有五有三其玉旒皆十二故繅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已下是也

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　楊氏曰祀天祀先王皆十二旒祀先公鷩冕則九旒祀四望山川毳冕則七旒而旒皆十二玉　朱子曰天子鷩冕雖與諸侯同是九旒但天子九旒十二玉諸侯九旒九玉耳此為衮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

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

王介甫氏曰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

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註侯當為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與王同也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

繅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瑱塞耳者

按通典黄帝造冕旒始用布帛黄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耳不聽讒言也　陳氏曰瑱以充耳紞以垂瑱詩於衛夫人言玉之瑱也於衛武公言充耳琇瑩於衛之臣子言褎如充耳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黄尚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人亦有之不特施於冕也弁亦有之故詩言充耳琇瑩繼之以會弁如星喪禮士無冕而瑱用白纊

則弁亦有之可知也士瑱用白纊即詩所謂充耳以素者也人君用黈纊即詩所謂充耳以黄者也毛氏以充耳以素為士之服充耳以青為卿大夫之服充耳以黄為人君之服其説是也其制葢皆玄紞以垂之瓊玉以承之承之詩所謂尚之也檀弓小祥用角瑱楚語曰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則古者之瑱亦以象與角為

故書曆作珁鄭司農云繅當為藻繅古字也藻今字也

玩惡玉名

疏王不見玉瑱於此言之互見也　王氏曰瑉玉三采則亦德之殺也異乎王之全也荀子曰雖有瑉之昬昬不若玉之昭昭則瑉者石之美而似玉者

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註故書會作膾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檜用組乃笄檜讀與膾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紒為膾會縫中也璂綦通結也皮

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為之

王氏曰皮弁者王眂朝首服象邸以象骨飾弁内頂上之柢　王氏曰玉笄者貫於弁以為固也

王之弁經弁而加環經註弁經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加環經者大如緦之麻經纏而不糾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

而掌其禁令註各以其等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弁經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庶人弔者素委貌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

飾弁經之弁不辟積禁令者不得相僭踰也玉藻曰君未有命不敢即乗服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

疏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為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冕則前低一寸餘故得冕名前後平則稱弁也引玉藻文謂諸侯之卿大夫聘於天子天子賜之冕服服歸國告君得君命乃服之未得君命則為僭踰故引為證也服弁即衰經喪服喪服自天

子達於士共一章也　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抃時

也以爵韋為之謂之爵弁以鹿皮謂皮弁以韎韋謂

韋弁　公羊註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

周曰弁加旒曰冕禮天子朝皮弁夕玄端朝服以聽

朝玄端以燕皮弁以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朝

服夕深衣玄端以燕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禰卿

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禰士爵弁皺衣裳

以助公祭玄端以祭其祖禰　王氏曰冕吉服也韋

弁戎服也皮弁朝服也弁絰弔服也其為之各有等

明齋王氏曰按舊說冕旒之制所差有四愚據經文云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則冕之制同也五采繅十有二就是五冕之繅其數無不同也又云皆五采玉十有二是五冕之玉皆一百四十四矣舊說鷩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玄冕三旒非也夫五服之章有九七五三二之不同而冕則一何也葢冕主上覆天之象天一而已人事則不齊故五服異

而五冕同者其亦此意歟此失之一也諸公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所異者此耳繼之云其餘如王之事則每旒玉十有二並無九玉之説蓋冠之長尺玉之間寸十有二玉為尺有二寸故能垂之以蔽目少短則不足以蔽目矣此正如樂舞之數以其每佾八人故佾之字從八乃謂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士之四人豈足以成樂舞乎故侯伯之繅斿七就其餘如公之事亦每旒玉十有二子男繅斿五就其餘如侯之事

孤繅有四就卿三就大夫再就小國之卿再就其每旒亦皆十有二唯其采以典瑞之例推之子男而下當為二采此失之二也夫旒為目而設後之有旒果何所為故經文敘王之冕止云繅十有二就而不言二十四諸侯繅斿九就而不言十有八若曰止以前而言則深衣何獨通前後而云十有二幅乎故據經觀之止有前旒禮記家語並云冕而前旒是亦一證唯延則有前後玉藻之文可見此失之三也衣止二

章冕止二旒以再命始受服也蓋黼黻相麗去一則不足以為文二旒相並去一則不足以為蔽故再命始得受服一命者不服冕惟弁服而已先儒拘於陽數之說謂玄衣一章玄冕無旒尚足以為冕服乎且有一章之冕服是一命受服矣此失之四也大抵先儒之説皆失於不攷經文之過葢自叔孫通草創漢制而已然愚直據經文而參以玉藻見後人之説自不可通欲攷禮者當玩遺經可也

司甲闕

王氏曰書之費誓言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蓋甲胄所以自保弓矢與矛所以討敵戎事先自保而後討敵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後言兵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註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等謂功沽上下

或曰功良沽惡

鄭司農云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

王氏曰五兵弓矢戈殳矛也　鄧氏曰王曰五兵擊刺鉤與斬兵二而五也殳所以擊一也刺兵一鋒直出曰鎗有枝旁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戟曰戣二也斬兵長者斧曰戚鉞曰揚三也短兵刀劒四也勾兵酋矛夷矛五也五盾祭朱干以舞一詩龍盾乘車所建二蒙伐有宛註稱中干貳車所建三旅賁虎士所執四舍設藩盾五也　劉氏曰辨其物者常利

其器以待用也與其等者常類其聚以待授也　王氏曰以待軍事除器戒不虞之意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授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註從司馬之灋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也用兵謂出給衛守

疏授兵從司馬灋者司馬主六軍是一官之長先受於王命知多少乃始出軍故從司馬灋以頒之　東萊呂氏曰古者藏兵於朝大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

取之廟歸而飲至以見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亦此意如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魯公治兵楚武王授師孑之類此見春秋之初其制尚存　雜說甸出革車一乘凡甲戈盾旗物鼓鐸卷備焉鄉遂之官簡其兵器是也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而司兵司戈盾司弓矢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卿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受兵亦如之是卿大夫畢事則歸之也

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耳秦人銷鋒鏑欲兵不在民不知揭竿之夫乃能亡秦其與周人藏兵於民之意大異矣　明齋王氏曰凡出軍公卿大夫各有縣都之兵伍兩卒旅則有丘甸之兵惟王之乗車貳車所建之兵與夫親臣所用之兵則於是乎頒焉

祭祀授舞者兵註授以朱干玉戚之屬

大喪廞五兵註玄謂廞興也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冑干笮

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註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薛氏圖曰夷矛雖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施於車故兵車射者取左御者處中戎右處右則夫車上固有弓矢也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註亦頒之也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殳如杖長尋有四尺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註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註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

劉氏曰盾有藩盾有車盾有舞盾所施不同則制亦異矣所以有五者之制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註灋曲直長短之數

疏六弓八矢等各有名號物色出入者須之受之

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註弓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

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

疏按詩云象弭魚箙魚之似獸者為之歟或此獸則

魚形也國語云壓弧箕箙則不用獸皮也　王明齋

氏曰稾人職於弓弩矢箙總之以春獻素秋獻成當

以之為據此云爾者蓋獻素以弓弩為重獻成以矢

箙為全非有二義也必如舊說則弓弩豈不貴堅且

弓矢可相離者乎

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註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傳曰蹲甲而射之質正也樹椹以為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

王先生曰記曰左射騶虞右射貍首而貫革之射息

傳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是所謂甲革也

豻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彊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

疏晉文侯者謂文侯之命賜之彤弓旅弓是也文公者謂僖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襄王賜之彤弓旅弓是也　王氏曰王弧利射甲質以其强夾庾

利射侯與弋以其弱唐大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以其得彊弱之中也

其矢箙皆從其弓註從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百矢

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註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弩弱發疾也車戰野戰進退非彊則不及弩無王弧王弧恒服弦往體少者使矢不疾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註

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鍭茀痺弩所用也枉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鍭矢象焉鍭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前尤重中深而不可遠也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恒矢安居之矢也痺矢象焉二者

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前後訂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屬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之屬三分一在前二在後鍭矢之屬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恒矢之屬軒輖中所謂志也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註往體寡來體多則合多而圜往體多來體寡則合少而圜弊猶惡也句者惡則直者善矣

疏天子之弓王弧也以其往體寡故合九成規諸侯之弓唐大也以其往來體若一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夾庾也以其往體多故合五成規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句曲故合三成規　鄭敬仲氏曰剛健者乾之德君之道也至柔者坤之德臣之道也合多而成規者其弓剛合少而成規者其弓柔　按鄭氏弓人注云材良者句少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注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

所親惟射為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

澤共射椹質之弓矢註鄭司農云澤澤宮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

疏所共弓矢則王弧也上文王弓弧弓以射椹質

按射義疏澤所在無文葢於寛閑之處近水澤而為之非惟祭而擇士餘射亦在其中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註如數如當射者之數也

每人一弓秉矢并夾矢箙也

疏四矢曰秉

大喪共明弓矢註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

疏明器中有用器役器役器中有甲冑干笮用器中有弓矢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註物弓弩矢箙之屬

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註籠竹箙也矰矢不在箙者為其相繞亂將用乃共之

王氏曰田弋用矢為多總貯於竹器以為備曰籠分貯於皮器而佩之曰箙充實也

凡亡矢者弗用則更註更償也

王氏曰非射而亡則償之授受會計以此為則也

按鄭氏以為既舍再攸用若亡失及攸不可用乃請更更易也亦通　明齊王氏曰天之賦畀不齊有人

類必有猛獸毒蟲有中夏必有夷狄有吉人必有凶人奮其爪牙詐力以吞噬虔劉奪攘姦宄於其間使無以自衛及有以勝之則善類不幾於澌滅殆盡耶故見於天象若天鉞所執以威四方伐無道天棓前驅以禦難至於奎宿特為天之武庫所以除戎器戒不虞者至深切矣聖人不忍斯人之沴於不善之類瀍秋殺之權以西方之金制為兵器用以驅猛獸兼夷狄伐無道誅不義若攷工記函人廬人之屬皆主

為甲兵者也而其司之者則特屬於夏官以其主九伐之事尤其所用器也然茍失於防閑則反嬰其害故雖用兵而常以自衛為主是故司兵者上士而司甲者則大夫則先為不可勝之意也五兵五盾雖同掌於司兵而戈主捍敵盾主蔽體特設司戈盾以專掌之殺敵者以不殺於敵之為尚也弓矢同為兵器其致用在百步之外故掌之者為下大夫周公之意以射疏及遠敵不能近之為貴而非以兩軍相薄短

兵接之為尚也觀周公設官之輕重而可以知用兵之方矣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註鄭司農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曰決拾既次詩家說或謂抉謂引弦彄也拾謂韝扞也玄謂抉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抉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韝扞著左臂裏以韋為之

疏此繕人所掌王之用弓弩者謂司弓矢選擇大善

者入繕人以共王用也　或曰抉以骨為之

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註告王當射之節及授之受之

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

王氏曰乘車王所乘之車充以矢實其中也載載之於車也

既射則斂之無會計註斂藏之也

疏以王所費損故不會計之

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註齎其工者給市財用之直

劉氏曰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入其金錫於兵器之府及掌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故受財於職金也　王氏曰弓弩矢箙百工造之在冬官也槀人以所受之財而為之齎以給其市財之直也

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註三等者上中下人各

有所宜弓人職曰弓長六尺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長六尺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弩及矢箙長短之制未聞

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註矢箙春作秋成

疏按士喪禮明器有獻素獻成注云形法定為素飾治畢為成　劉氏曰春素秋成謂弓弩之胎素必備四時之氣而後成也弓人曰凡弓冬析榦而春液角

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體定則成而可獻矣

書其等以饗工註鄭司農云書工巧拙髙下之等以御其饗食也𤣥謂饗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饗厚下工作下等其饗薄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註鄭司農云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故書試為考𤣥謂試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

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

王氏曰入功於司弓矢則以待頒也入功於繕人則共王用也

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註皆在槀人者所齎工之財及弓弩矢箙出入其簿書槀人藏之闕猶除也弓弩矢箙棄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

註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

春秋傳曰戰於殽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襄

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

疏戎右與君同車在君之右執戈盾備非常幷充軍中役使故云掌戎車之兵革使

詔贊王鼓註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之

疏謂助擊其餘面也

傳王命於陳中註為王大言之也

王氏曰以軍衆所在懽其有不聞故也

會同充革車註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

之者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

疏曲禮注曰君在惡空其位是也　或曰從革車以

備非常也

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註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瀝

也玄謂將歃血者先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

辟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

贊牛耳桃茢註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

者玄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

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掃不祥

王氏曰盟之事以不恊也戎右以禦侮為職故以玉敦共歃血玉敦者玉府所共戎右則以之而歃血也盟必割牛耳取血相與歃也牛耳以示順聽尸盟者所執而戎右贊之

齊右掌祭祀會同賔客前齊車王乗則持馬行則陪乗

註前之者已駕王未乗之時陪乗參乗謂車右也齊右

與齊僕同車而有祭祀之事則兼玉路之右然則戎右兼田右與

王氏曰王未乗則前馬方乗則持馬既乗而行則陪乗則齊右之嚴於事王思患預防無或須臾之離矣與所謂既輸爾載將伯助予者豈可同日語哉

凡有牲事則前馬註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卻行備驚奔也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乗如齊車之儀註道

車象路也王行道德之車

王氏介甫曰象路以朝夕燕出入而謂之道車王朝夕燕出入無非道之故也

自車上諭命於從車

疏按馭夫掌馭貳車從車彼注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此所諭從車即彼貳車與彼從車別同名耳　王氏曰王行則以車從王有命焉則道右宣王之命而諭之也

詔王之車儀註顧式之屬

王氏曰記曰不廣欬則口之儀也不妄指則手之儀也立視五巂式視馬尾則目之儀也顧不過轂則首之儀也以至正立執綏不内顧不疾言無非車儀也

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註以蓋從表尊也

王氏曰王式則下前馬與齊右凡有牲事前馬同意

愚按三右職大相同戎右畧於儀文主武事也齊

右欽於傳命則禮法森嚴之地王其肅穆無言也歟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註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

疏謂於三者之中但用其一以為神主則可也

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軷飲酒於其側禮家說亦謂道祭

某氏曰軷即祭名故詩曰取羝以軷王在車左大馭執轡居中祭則大馭下車祝神王自左執轡駐馬祝畢登車受王轡乃驅

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註軹謂兩轄也軌車前軾也

疏此云及祭酌僕者即上文將犯軷之時當祭左右轂末及軾酌僕者酌酒與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左手執轡右手祭兩軹並祭軌祭訖乃飲飲者若祭末飲

福乃轢軷而去　王氏介甫曰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葢僕正王服位以詔賛擯相前驅為職王有行也僕為之節王有為也僕為之道故祭祀則賛牲事既祭則王使馭酌馮明與之並受福也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注凡馭路謂五路也肆夏采薺樂章也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註舒疾之法也鸞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為鈴

疏按秦詩云輶車鸞鑣毛云鸞在衡鄭云鸞在鑣不從毛義者鄭以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此云鸞在衡據乘車而言故也　雜説王氏曰爾雅曰堂上謂之步門外謂之趨葢行則欲其舒歌肆夏所以節其行趨則欲其齊歌采薺所以節其趨人與車之出入其疾徐皆然樂師則教樂工而歌其詩大馭則馭車而應其節二官所以皆言之也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者鸞和皆金鈴也鸞在衡和在軾葢車行則馬動

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大徐則不鳴大疾則不續此舒疾之法也然則王之行趨固有環珮之聲鏘鳴於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之聲相應於衡軾所以養王聰明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矣　鄭氏曰通言五路故以凡該之

戎僕掌馭戎車註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

王氏曰以韋飾其側及用以為輜軿則矢石不能侵火攻不能燎故用以即戎

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註倅副也服謂衆乗戎車者之衣服

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註如在軍也

掌凡戎車之儀註凡戎車衆之兵車也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王氏曰戎車之副謂之倅者若衆子之倅其嫡以備卒也有時而佐焉田車之副謂之佐者如衆臣之佐

其君謂之卿佐也常以佐之為事道車之副謂之貳者如世子之貳其父謂之貳儲也有故乃攝而伐之其義各有所主也掌凡戎車之儀戎以威為主甲胄有不可犯之色則戎車之儀可知矣

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灋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註以賓以待賓客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司儀職曰車逆拜辱又曰及出車送

疏受享於廟則迎之大行人云上公九十步介七人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鄭注云朝先享不言朝朝正禮不𩞄有等是春夏受贄於朝無迎饗受享則有之秋冬一受之於廟亦無迎饗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是受贄受享皆無迎饗今言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者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即有乘金路迎賓客之饗也

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饗儀如齊車註朝夕

朝朝莫夕

掌貳車之政令註貳亦副

劉氏曰自內外朝乘之以還燕寢故曰朝夕燕出入

王氏曰其瀍儀如齊車則朝夕燕出入其度數動容亦各以其等為之節也掌貳車之政令以其有故乃攝而代之故道車之副謂之貳車若典命言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是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註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鄙

循行縣鄙

疏縣鄙在六遂之中王巡六遂縣鄙則六鄉州黨巡之可知舉遠以明近也　王氏曰王行在鄙則去飾故乘木路

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註佐亦副驅驅禽獸使前趨獲逆銜還之使不出圍

疏少儀注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也按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令獲者植旌註以告獲也植樹也

及獻比禽註田弊獲者各獻其禽比種物相從次數之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註提猶舉也晉猶抑也使人扣而舉之抑之皆止奔也馳放不扣

劉氏曰諸侯晉大夫馳所以佐佑翼禽致獲於王也

臨川王氏曰提節之晉進之馳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速戚

王氏曰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名官曰馭而戎僕之馭戎路齊僕之馭金路道僕之馭象路田

僕之馭田路皆以馭為職而名官曰僕不曰馭者所以尊王路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註貳車象路之副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使車驅逆之車

王氏曰自大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馭者也馭夫則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貳車五路之副貳也從車公卿大夫從王之車也使車聽王役使之車三者皆公車故分公馬而駕治之三等之車既衆故其員亦

六十人　劉氏曰駕治者俾閑習齊一安於五御而去其鷙犇也

校人掌王馬之政註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

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註種馬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王氏曰物者謂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辨其物使之各以類相從故皆曰一物也　或曰種馬謂良馬可為種者

凡頒良馬而養乗之乗馬一師四圉三乗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註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匹為乗養馬為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

玄謂二耦為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

疏按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正充此良馬之馭夫　王氏曰圉人良馬匹一人故乘馬四圉圉師教圉人養馬乘馬則一人故乘馬一師也三乘為阜則馬十二匹趣馬阜下士一人故阜一趣馬也三阜為繫繫凡三十六匹繫一馭夫也　王先生曰玉路之僕曰大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

路田僕葦路戎僕總而言之皆僕夫也

自乘至廏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為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廏而主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

十二匹矣然後從而三之既二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畀之也

王氏曰駑一物而必三良馬之數者以馬材之不良者充役事為多故也　明齋王氏曰舊說謂駑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是駑馬為良馬三之一非三良馬之數矣八麗十六匹一圉師教之八師一百二十八匹也一趣馬駕之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也一馭夫領之止於馭夫而不屬於僕夫者以駑馬止充雜用

而不當王之五路也凡七騶夫為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則與三良馬之數略相當矣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註降殺之差每廏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焉

疏天子十二閑分為左右一種馬分為兩廏故一種有四百三十二匹諸侯與大夫直一廏不分為左右則良馬惟有三廏其數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亦三其

一種其數亦六百四十八匹並為千二百九十六匹
家有二種一良一駑良居一廏二百一十六匹駑馬
三之為六百四十八匹并之為八百六十四匹　林
氏曰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
則官給芻秣有警則民供召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
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蓋此在官養之
爾何以知之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不
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殘滅之後新造之國未

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葢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　愚按陳祥道以衛文騋牝三千與齊景千駟同稱以為皆僭侈踰禮之事夫衛文播遷之後能富其國詩人美之讀定之方中之篇至

推其富彊之故本之秉心塞淵絶無有譏其偕踰之意則林氏之説爲當而陳氏葢末之深攷也因攷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廄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葢漢唐行軍之馬一出於公周制八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爾此多寡之所以異也

令觀鄉遂之官以時辨其馬牛之物登其六畜車輦

則周家之馬政可知而亦可無疑於衛文之騋牝三千矣

凡馬特居四之一註欲其乗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

疏如三牝各産其一通牡為四共駕一車取同氣一心之義　王氏曰三牝一特欲其生之衆也

春祭馬祖執駒註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

王氏曰房星為天駟馬資之以生春生之時故祭馬

祖

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註先牧始養馬者

疏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也

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騬之

郝氏曰攻特牝馬方孕攻去其特勿使近牝

秋祭馬社臧僕註馬社始乘馬者世本作曰相土作乘馬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之僕

王氏曰馬社廄中之土示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入廄之時也故祭馬社　郝氏曰社牧地之神秋報成故祭之

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註馬步神為災害馬者獻馬見

成馬於王也馭夫馭貳車從車使車者講猶簡習

王氏曰馬步行神冬大閱故祭馬步　王介甫氏曰講馭夫者五馭之灋講其藝也　愚按三代用人未有不先之以教者也馭夫之賤每歲冬必以馭灋進而教之其進於馭夫者可知矣古人所以能盡其才而國家亦得士之用蓋自食其教人之報也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註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者

疏按毛詩傳云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彊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又詩云駟騵彭彭武王所乘又云四鐵孔阜齊襄公以田是齊色不專據宗廟　王氏曰詩云比物四驪有駜所謂駜彼乘黄皆齊毫也宗廟毫而此於朝覲會同亦毛物者承賓如敬神故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註鄭司農云校人主飾之也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校人主飾之聘禮曰馬則北面奠幣於其前士喪禮下篇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

鑾圉人夾牵之馭者執策立於馬後

凡賔客受其幣馬註賔客之幣馬來朝覲而享王者

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註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

芻靈

田獵則帥驅逆之車註帥猶將也

王氏曰田僕設之校人帥之

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黄駒註四海猶四方也王廵

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

黄金勺前馬之禮

王氏曰馬行地無疆而駒尤健黄地之色故飾之以

祭

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註使者所用私覿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註軍事物馬齊其力也

疏上朝會言毛馬鄭云齊其色此軍事言物馬鄭云

齊其力物即是色而云齊力當與上文互以見義欲

見皆有力有色也　雜說云甸出革車一乘馬四匹

則馬亦民自備也而校人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頒官
府卿大夫共軍家者不然校人六廄凡三千四百匹
安得及庶民乎
等馭夫之祿註馭夫於趣馬僕夫為中舉中見上下
宮中之稍食註師圉府史以下也鄭司農云稍食曰稟
王氏曰宮中之稍食則王馬有養成於内者故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註贊佐也佐
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

王馬以爲六等

疏六等即上種戎齊道田駑六種是也　劉氏曰三乘爲皁而下士一人爲之趣馬校人既物而乘之以爲良矣人從而贊正其有弗良也將戒五路謹擇之至矣齊其飲食欲其力之均也

掌駕說之頒註用馬之次第

疏用馬當均勞逸故駕說須依次第　明齊王氏曰良馬以駕五路者趣馬所治止於三乘知之爲詳故

掌贊而正其等不使閒雜不齊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舊説以為種戎齊道田駑此乃六物豈得為六節且此專指贊正良馬安得以駑馬雜之

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註居謂牧庌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劉氏曰辨四時之居治者二月之後盛陽處外則在牧而有庌八月之後陽在地中則廄而有閑也　王氏曰以聽馭夫則惟馭夫之所役使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乗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註乗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

疏巫知馬祟醫知馬疾疾則以藥治之祟則辨而祈之二者相須故巫助醫也云受財者謂共祈具及藥直　王氏曰乗治者猶獸醫觀其所發而養之是也

相醫而藥者葢其屬有醫四人其治疾則亦以藥攻焉然醫馬疾大抵以獸醫為主巫馬之用藥亦以相醫而已攻馬疾謂繫而治之葢其疾有藥不足以療

之者乃用攻馬猶瘍醫所謂以毒藥攻之也

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註布泉也鄭司農云賈謂其屬官小吏賈二人粥賣也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註頒馬授圉者所牧處疏厲禁者不得使人輒牧牛馬也　劉氏曰牧地非一處度其年歲水草之宜與其馬之衆寡而頒之

孟春焚牧註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也

中春通淫註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

壯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秦時書也秦地寒凉萬物後動

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註焚萊者山澤之虞

王氏曰贊之令不得爇其應牧之處也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註九者皆有政教焉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阜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杜子春云佚當為逸玄謂逸者用之不使過

勞安其血氣也教駣始乘習之也攻駒制其蹄齧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

王氏曰圉馬以就牢籠也　祭馬祖執駒見校人職正校人員選註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

浚儀王氏曰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汧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歳獨能蕃息於唐

此得人之效也　郝氏曰校人總馬政擇馬全善者備五路之用也鄭謂校人為師圉恐非　王氏曰馭夫而下可以備員於校人而中其選者廋人差而正之也　按員選下即云八尺七尺等郝氏之說似長但員字無著落今並王氏說俱采以備參

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王氏曰八尺以上天子以備五路者月令所謂駕蒼龍也七尺以上諸侯之上駟詩所謂騋牝三千也六

尺以上常馬耳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廏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註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

劉氏曰冬寒以草藉馬曰蓐春則除之去其薉也釁廏辟去邪氣也　或曰始牧春草生始出牧也

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玄謂庌廡也廡所以庇馬涼也

疏左氏傳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廏書不時也延廏當於秋分時故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謂春秋分也今之孟春新延廏故云不時　明齋王氏曰教養馬之事非一而温凉出入之失時尤其大患故特舉之　或曰獻馬從校人獻也

充猶居也茨蓋也闔苫也椹質翦闔圍人所習也

劉氏曰椹質盤草以代𠋫也司弓矢云射甲革椹質

王氏曰次草謂之茨詩云牆有茨苫謂之闔以刋

草為苫則葢而用之也　某氏曰充供也闔亦葢也

翦闔翦其亂草　王氏曰圉師府馬習於苫葢之事

故因而役之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注役者圉師使令馬

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注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

詩云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喪紀之馬啓後所薦馬

或曰啓謂啓殯　劉氏曰賓客陳之於館喪紀陳之

於廟

廞馬亦如之註廞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註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玄謂閩蠻之别也國語曰閩芊蠻矣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財用泉穀貨賄也利金錫竹箭之屬害神姦鑄鼎所象百物也

俊卿章氏曰周天下方千里者九大概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守不如是之廣以王制攷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壤地之實也其間亦有戎狄錯居其中如魯徐戎之類是也又荆楚之地在江漢之間自楚以南悉為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内耶舉一隅則四方可知矣　東坡蘇氏指掌圖序

昔蘇秦按此以說諸侯而知六國有十倍之勢蕭何藏此以相高祖而知天下阨塞之所在聚米為象馬援以度隗嚻建樓以畫德裕以服南詔藩鎮彊梁於河北而險要詳於吉甫先零跋扈於隴西而地形上於充國規制華夷靡不憑此

臨川王氏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之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掌者特圖而已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其所掌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邦國

諸侯之國也都鄙邦國之采地也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自邦國都鄙至於夷蠻閩貉戎狄雖有内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産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數則列而計之也要則總而計之也利則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則凡可以害人者

也周知其利害則將以興其利而除其害也 雜說

掌天下之地圖而隸於司馬何也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下漢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營之即藏之司馬祕不得見所以弭姦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書自漢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如淮南王皆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 浚儀王氏曰易氏曰大司徒所謂圖

者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為建國分封之地職方氏所掌不特九州而已凡中國夷狄畫為九畿皆以圖而籍之故曰掌天下之圖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註貫事也

劉氏曰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者四方人民好惡之不同財用有無之不等必周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也善惡之相濟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俾同享其利焉其山能出雲雨以生萬物

鎮安於一州者曰鎮水潴而不流以生蒲魚者曰澤水涸不耕而生草木者曰藪水流而趨海者曰川水尤深積而成淵者曰浸其民資之以生者曰利其衆待之以為養者曰畜其土宜之以為食者曰穀八者九州之民仰之以為生者也九州之邦國仰之以為富者也茍不周知其數要則天下之民不得而同其貫利矣得以同貫其利則雖四夷與中國亦得資其有以濟其乏是以九服安於其土而不失乎養也

潛谿鄧氏曰職方掌天下之地圖辨九州之國司險固為守也宜殫精於險固之守矣乃其職在辨人民男女之所產山鎮澤藪川浸之財用與夫九穀六畜之數要任人民府萬物阜財有用使同貫利而已藏用於無形是王道也以其職以所能不強其不及制其貢以所有不強其所無主於生民是王道也　愚按聖王不作則邦國都鄙相戕相賊有蠻夷貉狄之勢聖王在上則不唯四夷享中國聖人之慶而邦國

都鄙未嘗不得四夷貫利之用葢稻黍之不能不異宜也獷悍剽疾之不能不異稟也天地無如之何而聖人則使之同貫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中庸所謂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此之謂矣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註鎮名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大澤曰

數具區五湖在吳南浸可以為陂灌溉者錫鑞也箭篠也鳥獸孔雀鸞鵁鶄犀象之屬

疏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總為三道陳之先從南方起葢取尊於陽方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地以為幽并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荊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即次河南曰豫州為一道也次正東曰青州次河東曰兖州次正西曰雍州為二道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

州為三道　薛氏曰以職方攷之九州山鎮五州五鎮各正其方當以岳名之所謂五岳兖之岱荆之衡雍之岳并之恒豫之華是也四州四鎮不可以岳名也直謂之鎮而已所謂四鎮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揚之會稽是也四鎮五岳總言之皆山鎮也　王氏曰禹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則金錫竹箭固揚州所產也　按具區禹貢謂之震澤爾雅注吳越之間有具區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也三江禹貢

謂婁江東江松江李氏圖則以為大江吳江錢塘為三江至五湖之説尤不一李氏圖云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或謂即太湖别名周行五百餘里故名五湖其圖經韋昭義興記種種所載各别從李氏圖所稱則彭蠡洞庭宜屬荆州具區既見不宜五湖復列太湖至以周行五百里専指太湖為五湖似尤非通論

正南曰荆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

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註衡山在湘南雲夢在華容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齒象齒也革犀兕革也杜子春云湛讀當為人名湛之湛湛或為淮

王氏曰江漢禹貢所謂荆州江漢朝宗於海詩所謂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已　王氏曰禹貢荆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與夫砥礪砮丹則丹銀齒革固荆州產也　或曰丹朱砂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註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滎兖水也出東垣入於河泆為滎滎在滎陽

某氏曰滎與濟水同出王屋東流為濟南渡河溢為滎澤

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林竹木也六擾馬

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

王氏曰禹貢豫之厥貢漆絲絺紵則林漆絲枲固豫州所產也　葉氏曰畜穀獨全者土氣正中也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註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望諸明都也在睢陽沭出東莞

疏望諸即孟諸也爾雅曰宋有孟諸按禹貢淮出桐

柏泗水在魯國出濟隂乗氏 集說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蓋周公以徐為青州故也

按禹貢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曁魚

河東曰兖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註岱山在博大野在鉅野盧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雷夏在城陽四種黍稷稻麥

涉與濟同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註嶽吳嶽也及弦蒲在汧涇出涇陽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坭之即洛出懷德鄭司農云弦或為汧蒲或為浦

疏按地理志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汧水出焉西北入渭渭出鳥鼠山也洛出懷德者詩云瞻彼洛矣

是也與禹貢導洛自熊耳者別　或曰禹貢黑水西
河惟雍州涇屬渭汭厥貢球琳琅玕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
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
穀宜三種註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
或曰輿地廣志云今萊陽縣有奚養津
菑出萊蕪時出般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
疏幽州之河泲亦與兖同者葢兖在河東北二州相

連皆有河泲也葢禹貢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導沇水東流為濟則幽兖皆河濟所經之地也

河内曰兾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註霍山在彘揚紆未聞漳出長子汾出汾陽潞出歸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

擾其穀宜五種註恒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鄔虖池出鹵城嘔夷祁夷與出平舒涞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馬牛羊犬豕五種黍稷麥菽稻也此州界揚荆豫兖雍冀與禹貢畧同青州則徐州地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凡九州及山鎮澤藪言曰者以其非一曰其大者耳

薛氏曰凡九州之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先王之於民因其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澤川浸之異宜男女異

數玉石異産黍稷稻粱之異種丹漆絲枲之異利廣谷異制民生異俗為之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騂剛之地糞種不以羊赤緹之地糞種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患矣　明齋王氏曰愚按九州分立與虞書禹貢異者葢禹主於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莫之地罹水患少故幽并統於冀營統於青而止九州舜時四夷來王封域極廣肇

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舜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為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兖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兖矣華陽瑶鐵砮磬在禹貢為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此為不同耳然無徐州者葢洪水之害唯河為大禹於其下流施功為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於海正東之地不及於虞故有青兖則雖華徐州而東方為無空若無梁

州則西南輿地似於缺然何也夫天地之化開之有漸始西北而次東北次東南次正南故上古聖人皆出於北方周家世居西土文王之化延及江漢正荆州之地武王伐紂而庸蜀羌髳景從是乃梁州以及於徼外之地然其中未歸化者則甚衆故周公以其施貢所及者則分屬於荆雍豫而其不及以政者亦不入於職方也方今財賦文獻多出南方雖閩越南粤自古所謂夷狄者今悉與中土無異獨西南之地

但為來王之國而時背叛者宜周公於此不置州屬也夫聖人之教不先天以開人亦不棄天以從人西南之域開之有時是故不能彊之以俟後聖也乃若北方營州醫無閭冀州河套之内等地正職方氏所謂轂宜三種畜宜四擾而在九服之内其外則為九貊六狄亦皆内屬而周知其民物之數者自周德之衰而為北漠之所竊據秦人不知守在四夷之道為長城以限之遂使肥美之地與兖豫等者悉淪於沙

漠不毛之域自漢以來欲為控禦之策者已為大事而不思生聚教訓以經畧吾之九服乃分內事是不免於棄天也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註服服

事天子也詩云侯于周服

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襄王曰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　丘氏曰周制九服而周官唯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五服一朝者蓋衛服之外雖制之服而不必其來故武城敘諸侯之助祭

康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而已　浚儀王氏曰王制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注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唯謂中國耳禹承堯舜而然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衰夷狄内侵諸侯相并地減國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

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
布列五千里内正義謂治水之後舊域許謹以漢地
攷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朔方經略萬里
又曰周官六服羣辟注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
蕃在九州之外王者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華夏
六服惟言侯甸者二服去圻最近六年五服一朝周
禮無此法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㭬以要服逺不
能常及期故不數　又曰晉志帝堯時禹平水土為

九州虞舜登庸表提類而分區宇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并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也周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并職方均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辨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正南曰荆河南曰豫正東曰青河東曰兖正西曰雍東北曰幽河内曰冀正北曰并　蔡氏曰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

成五服至於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攷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地土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概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并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

相距為萬里葢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為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葢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别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漁仲鄭氏曰禹貢有五服各服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

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面而數之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内王畿之外定制為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

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鎮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則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明矣且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藩服五百里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敘五服又曰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

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為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詳攷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弼萬里周斥大封疆之説後人又為圖以實之皆攷古未精耳然尚書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六服承弼六服一朝之文何也蓋王巡守及於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鎮服即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鎮言九州之内則不及藩鎮明矣如此不特見二畿當

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今制而為圖則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即禹之甸服納總秸銍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三百里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九州之外地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

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注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

王先生曰按禮記疏云職方氏方千里封公以方五百則四公注云每事言則者殺也是不實封必知不實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

惟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　朱子語錄曰向來君舉進制度說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者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自竒其說與王制等語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况男國二十五里之小則國君即今

之一者長耳何以為國君　薛氏圖云邦國有正封之地有廣封之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正封也諸侯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此廣封也職方兼附庸之地而言之廣封者也然以邦國千里計之方四百里則六侯餘四百里方三百里則十一伯餘百里何也葢地勢不能常如棊局之方特因侯伯之爵以里數封之而已餘里無所餘焉職方氏舉其大數然也周

制天下之地凡五千五百里一千為王畿一千五百里為夷鎮藩之服封諸侯之地則三千里而已今此封公侯伯子男地各千里合而數之則六千里何也葢職方氏特言封疆之數非有地里如此廣也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凡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内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以封公侯伯子男之地誤矣

凡邦國小大相維註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

相維聯也

疏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彼雖是殷之諸侯亦各有屬相維聯故鄭據而言也

王設其牧註選諸侯之賢者為牧使牧理之

王氏曰九州之牧也

制其職各以其所能註牧監參伍之屬用能所任秩次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註國之地物所有

雜說三代牧守更代諸侯世襲權皆出於上如周初時荆州牧蔡叔其後則申侯豫州牧管叔其後則虢公周公君陳畢公迭居東郊宣王中興但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在韓名虎在淮申伯在荆方叔在齊漢諸侯王自景武後若寄君然已不足言至唐藩鎮則是舉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之事而付之世襲之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

不敬戒國有大刑註乃猶女也守謂國竟之内職事所

當共具

王氏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嶽之下故戒於四方也修平乃守則諸侯所守之土也攷乃職事則諸侯所治之職也故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註先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

王氏曰乃守若土地辟田野治之類將至而先戒之使之豫脩既至而前巡之攷其不法

王殷國亦如之註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

疏王有故不巡守於方岳之下則春東方盡來夏南方盡來秋西方盡來冬北方盡來王待之亦各於其時在國外為壇行朝覲盟載之法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内國城外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

之事　集說陳氏博議自古封建之法天下至廣難以統一故五載一巡守以一風俗以通民情至周而五載一巡守既不能行故置職方氏撢人訓方氏之官以通達上下使無壅蔽逮漢或遣謁者循行天下是亦得周公之遺意也自元封五年初置刺史每以秋分行部以詔書六條察郡國舉不法而後天下民情利害其壅遏通達皆係於刺史之手而上或不得以聞之宣元以後稍還古意天子則有郎官之出宰

相則有掾吏之行上下相察莫之或匿如元帝詔條責于定國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而不言耶將從東方來加增之耶何以錯謬至是定國皇恐自劾是丞相隱之天子而不知郎吏已得以上聞如魏相敕掾吏案事郡國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達相輒奏言之是郡國欲隱之宰相而不知掾吏已得以上達民情既通上下不壅則治可為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註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閒則日有長短

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註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註土宜謂九穀稙穉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

王巡守則樹王宮註為之藩羅

某氏曰佐掌舍為之　王氏曰大司徒掌建邦國及土宜之法土方氏皆輔相之但司徒草人所掌止於王畿而土方氏所掌則及於四方故名官以土方氏焉

懐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註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疏曉諭以王之德美又延引以王之美譽以招來之遠物九州之外無貢灋而至者

疏致方貢謂六服諸侯又云致遠物宜是蕃國　劉氏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萬方以成蔘蕭之化者聖王之事也遠人既來則懷方氏掌其送逆道路之給而開之以道德仁義之化悅之以聖人中和禮樂之方陳之以位天地和陰陽之本感之以致神祗遂生育之義使之心懷而誠服踴躍於內向而不知其已者也　明齋王氏曰方貢若六服之外蕃國猶在貢獻之數者遠物若越裳肅慎其國尤遠

不在貢獻之數故曰遠物也

達民以旌節達貢以璽節

治其委積館舍飲食註續食其往來

王氏曰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　王氏曰四夷之來各有其方諸侯若非其人應之不得其道其為中國之累大矣來則逆之去則送之以為禮也達之以節使行無稽滯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之居處安而食用

足所謂來之之道如此葢非求其來但有以待之示無外之意耳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註津梁相湊不得陷絶

通其財利註茂遷其有無

同其數器註權衡不得有輕重

壹其度量註丈尺釜鍾不得有大小

按摯虞傳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不宜改虞駮曰今尺長於古

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歴象失

占醫局用之孔穴乖錯宜如所奏

除其怨惡註怨惡邦國相侵虐

同其好善註所好所善謂風俗所髙尚

雜說同其好善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　愚按除其

怨惡同其好善所謂同其好惡是也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註道猶言也

為王說之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

誦四方之傳道註傳道世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為王誦之若今論聖德堯舜之道矣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註布告以教天下使世知所善惡而觀新物註四時於新物出則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惡志淫行辟則當以政教化正之

疏若王制云命市納賈以知民之所好惡志淫行僻則當以政教化正之與此為類故鄭云以繹經也

雜說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則易昏為明易惡為

善變化氣質如螟蛉之肖螺蠃新物如舊染污俗咸與維新也　王氏曰夫訓方氏道四方之政事與上下之志誦其傳道則有以資王見聞而王之所聞益聰所見益明矣正歲則布而訓四方正歲一歲之始也既誦以所道又訓以所誦察其志好而訓焉如是則四方之遠所聞無非正言所見無非正行而道德由之一風俗由之同矣夫先王所以致天下之大順而以由國為一人者吾何容心哉置官設屬使取四

方之善以同之而已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

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注杜子春云離當爲雜玄

謂華讀爲低哨之低正之使不低邪離絶

疏形方氏主知四方土地形勢故使掌作邦國之地

域大小形勢又當正其封疆勿使相侵地有低邪離

絶逅相侵人則不正故今正之低者兩頭寛中狹邪

者謂一頭寛一頭狹云低哨之低者投壺禮主人云

枉矢哨壺是不正之義故讀從之　臨川王氏曰析而不絶為華絶而不屬為離正其封疆使無有華離之地則小國易以守大國難以侵人各有其土宇而無交爭之患矣　王氏曰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自諸公至子男其封疆各有多寡之數形方氏之職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凡以成大司徒之事而已　劉氏曰大司馬建邦國之九法有均守平則以安邦國之法則形方氏正其封

疆不使相侵而無有華離是也有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法則形方氏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是也大國不比於小國則侵其封疆而有華離矣正之弗從然後詔於大司馬而九伐行焉聖人於征伐必有其漸不得已而後行也　愚按註疏釋華離義似太鑿王明齋云華者分析如華瓣也正與介甫析而不絶觧合然形如華瓣則易侵而勢若犬牙則難動又何也意威福之柄所以親諸侯者固别有所操與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註山林之名與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矣利其中人用者害毒物及螫噬之蟲獸

疏此山師及下川師原師等皆是遥掌畿外邦國之內山川原隰之等使出税珍異以供王家也禹貢青州云岱畎絲枲畎谷也岱山之谷有之徐州云嶧陽孤桐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之桐中為琴瑟　劉氏曰頒其名數於邦國致之於王以供膳羞服用也既

曰珍異之物則非貢賦所及矣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註川澤之名與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澤之萑蒲

疏泗水之石可以為磬蠙珠珠名　明齋王氏曰旅獒之訓曰不貴異物民乃足不寶遠物則遠人格而此言致其珍異者葢物性不同自有非常之物可以療疾致用適欲用之不可必得故有則致之非以之

供玩好而為常貢也

邍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註地名謂東原大陸之屬

疏髙平曰原此雖以原為主除山林川澤四者餘丘陵墳衍原隰皆主之禹貢東原底平大陸既作　介甫王氏曰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濕辨其物以知肥磽

嬎惡

物之可以封邑者註物之謂相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

王氏曰大司徒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而辨其邦國都邑之數而溝封之而原師所掌如此亦以輔成司徒之事而已　王氏曰五地名物與土宜土化大司徒掌之此復掌之者制畿封國施貢分職簡稽鄉民皆司馬之事故職方諸屬掌之特詳　某氏曰此大司馬正邦國土地之政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註灋則八灋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慝姦

僞之惡也反側猶背違瀆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劉氏曰如是則諸侯之犯令陵政者暴内陵外者不陷於九伐矣

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

註道猶言也以王之志與政事諭説諸侯使不迷惑

使萬民和説而正王面註面猶鄉也使民之心曉而正鄉王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註

庶子卿大夫士之子車馬兵甲備軍發卒

疏都王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也司馬主其軍賦故

云掌都之士庶子宫伯註云士適子庶子其支庶此

都之士庶子亦然王家有軍事徵兵於采地都鄙則

都司馬以書致於士庶子有此衆庶車馬兵甲之戒

令士庶子受而行之　王氏曰衆庶凡在都之人民

以國灋掌其政學註政謂賦税也學修德學道

以聽國司馬註聽者受行其所徵為也國司馬大司馬之屬皆是

劉氏曰夫采地之卿大夫仕於王朝士庶子在外既不屬於宮伯大司樂則以國教冑子之法教之於其都之學及有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鄙則以士庶子作其衆庶車馬兵甲而都司馬掌其戒令以聽於國大司馬奉其節制以進退攻討焉

家司馬亦如之註大夫家臣為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

氏之司馬鬷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

疏按序官云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氏曰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使其家臣為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政於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　王氏曰都司馬掌大都小都之士庶子者也家司馬掌家邑亦如都司馬之事

陳氏集說云都家皆畿內采地既有其地又有其民

又有其賄非王朝制其兵柄則將抗衡於上矣春秋楚子與若敖氏戰於漳澨與晉之六卿魯之三家宋之華氏其調發禁令悉自主之而國家弗敢問安得不與上競乎　丘氏曰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知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校受教於司樂進在王朝受教於司保氏入而宿衛有宮伯按其在版者而教之出而守禦有都司馬掌其正學以教之出入進退教未嘗不行其間非若後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已　明齋王

氏曰都之士庶子謂孟仲兩卿而下五大夫衆士之適子庶子也衆庶應起徒役之人也車馬兵甲備車發卒也都司馬平時糾戒之無有違慢率令之使之興事則都家之君雖有數百乘之富而無不屬之王朝者矣然此但治其軍賦之事而已政若諸子之所掌學謂司士大司樂之所教都司馬教治其都之士庶子一如王國教胄子之法然後世祿之人無驕淫敗禮者矣及有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鄙則都司馬率

之以聽於大司馬故朝大夫云治有不及在軍旅則誅其有司也此周公馭都家之法所以都鄙之君無抗衡之患也歟

周禮註疏删翼卷二十一